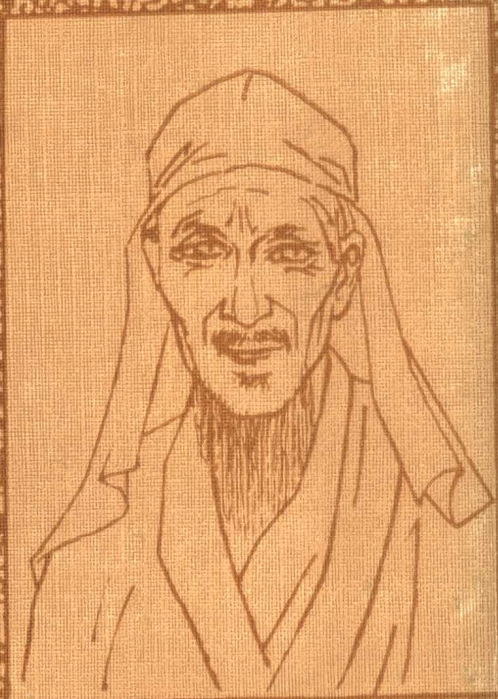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黄宗羲全集

第五册



沈善洪 主編

# 黃宗羲全集

第五冊

宋元學案（三）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# 本冊點校說明

一、本冊收宋元學案卷五十一至卷七十五，以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爲底本，以餘姚梨洲文獻館藏黃璋補稿本爲主校本，時亦參照光緒五年長沙寄廬本、宋史、全祖望、鮑琦亭集及其他有關文集，有所訂正。

二、本冊校點者，卷五十一至卷六十爲方祖猷，卷六十一至卷七十爲桂心儀，卷七十一至卷七十五爲陳敦偉。

# 黃宗羲全集第五冊宋元學案〔三〕目錄

## 本冊點校說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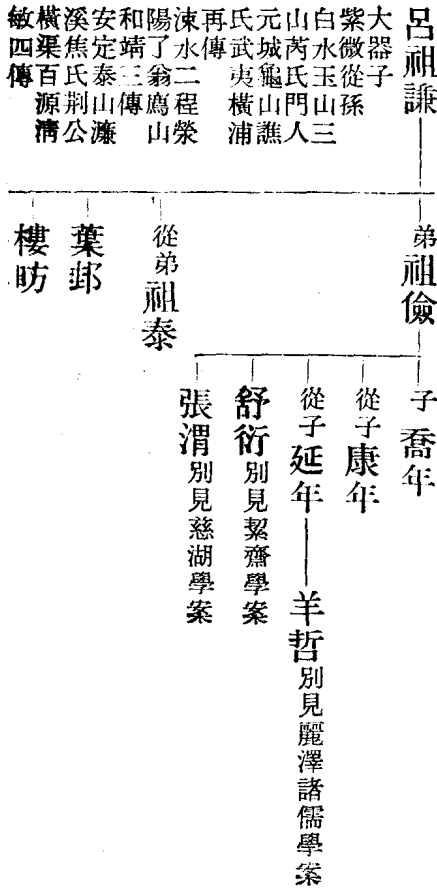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|  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卷五一 | 東萊學案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一   |
| 卷五二 | 艮齋學案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四七  |
| 卷五三 | 止齋學案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六九  |
| 卷五四 | 水心學案上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一〇一 |
| 卷五五 | 水心學案下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一〇四 |
| 卷五六 | 龍川學案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二〇八 |
| 卷五七 | 梭山復齋學案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二四七 |
| 卷五八 | 象山學案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二七一 |
| 卷五九 | 清江學案   | 全氏補本 |      | 三三六 |
| 卷六十 | 說齋學案   | 全氏補本 |      | 三五二 |
| 卷六一 | 徐陳諸儒學案 | 全氏補本 |      | 三六九 |

|     |   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卷六二 | 西山蔡氏學案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三八一  |
| 卷六三 | 勉齋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四二五  |
| 卷六四 | 潛庵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四六四  |
| 卷六五 | 木鐘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五〇三  |
| 卷六六 | 南湖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五四三  |
| 卷六七 | 九峯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五六〇  |
| 卷六八 | 北溪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修定 | 六七六  |
| 卷六九 | 滄洲諸儒學案上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七〇七  |
| 卷七十 | 滄洲諸儒學案下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七九八  |
| 卷七一 | 嶽麓諸儒學案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八三三  |
| 卷七二 | 二江諸儒學案  | 全氏補本 |      | 八七九  |
| 卷七三 | 麗澤諸儒學案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九〇七  |
| 卷七四 | 慈湖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九四〇  |
| 卷七五 | 絮齋學案    | 黃氏原本 | 全氏補定 | 一〇一〇 |

#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東萊學案

黃宗羲原本 黃百家纂輯 全祖望修定

## 東萊學案表



高平廬陵鄧  
江西湖五傳

葛洪

喬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

趙焯別見玉山學案

輔廣別爲潛庵學案

朱塾別見晦翁學案

劉燾

劉炳

吳必大

王遇

陳孔碩並見滄洲諸儒學案

沈有開

潘友端

宋牲並見嶽麓諸儒學案

章用中

倪千里並見止齋學案

舒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

袁燮別爲繫齋學案

石斗文

石宗昭

陳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

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

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

私淑  
李大有

宋濂別見北山  
四先生學  
案

王禕別見滄州  
諸儒學案  
並呂學續傳

朱熹別爲晦翁學案

張栻別爲南軒學案

潘時別見元城學案

並東萊講友

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

陳亮別爲龍川學案

並東萊學侶

劉靖之

劉清之並爲清江學案

邱密別爲邱劉諸儒學案

郭良臣  
子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

並東萊同調

子江  
從子溥

# 東萊學案

祖望謹案：小東萊之學，平心易氣，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，大約在陶鑄同類，以漸化其偏，宰相之量也，惜其早卒。晦翁遂日與人苦爭，并詆及鑿學，而宋史之陋，遂抑之于儒林。然後世之君子，終不以爲然也。述東萊學案。粹案：是卷謝山修補詳盡，其稿具存。

【林汪門人】劉、胡再傳、

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

呂祖謙，字伯恭，其先河東人，後徙壽春。六世祖中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。曾祖東萊郡侯好問，始居婺州。先生少時性極偏，後因病中讀論語至「躬自厚而薄責于人」，有省，遂終身無暴怒。長從林拙齋、汪玉山、胡籍溪三先生遊，與朱晦庵、張南軒二先生友，講索益精。

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，登隆興元年進士第，又中博學宏詞科，歷太學博士兼史職。輪對，勉孝宗以聖學，且言恢復規模當定，方略當審。召試館職。先是，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

問目，獨先生不然，而文特典矣。嘗讀陸象山文，喜之，而未識其人。考試禮部，得一卷，曰：「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。」揭示，果象山，人服其精鑑。

父喪，除奉祠。越三年，除祕書郎，國史院編修官，實錄院檢討官。重修徽宗實錄，書成，進秩。

先生嘗面對，言曰：「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，執要以總萬事之機。勿以圖任或誤，而謂人多可疑；勿以聰明獨高，而謂智足徧察；勿詳于小，而忘遠大之計；勿忽于近，而忘壅蔽之萌。」又言：「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，有視前代爲未備者。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，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，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。故于椒擾艱危之後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，無纖毫之慮，則根本之深可知矣。然文治可觀，而武績未振；名勝相望，而幹略未優。故雖昌熾盛大之時，此病已見。是以元昊之難，范、韓皆極一時之選，而莫能平殄，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。臣謂今日治體，視前代未備者，固當激厲而振起；遠過前代者，尤當愛護而扶持。」

遷著作郎，以疾請祠歸。旋除直閣，主管武夷冲佑觀。病間，除著作郎，不就，添差浙東帥議，亦不就，主管明道宮。淳熙八年七月卒，年四十五，諡曰「成」。

先生文學術業，本于天資，習于家庭，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，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，融

洽無所偏滯。晚雖臥疾，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，達于家政，纖悉委曲，皆可爲後世法。

先是，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，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，委館職銓擇。孝宗以命先生，遂斷自中興以前，崇雅黜浮，類爲百五十卷，上之，賜名皇朝文鑑。又修讀詩記、大事記皆未成書。考定古周易、書說、閩範、官箴、辨志錄、歐陽公本末，皆行于世。墨藻集、四庫書目收錄陳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，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，詳注東萊左氏傳議二十五卷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。

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：「宋乾淳以後，學派分而爲三：朱學也，呂學也，陸學也。三家同時，皆不甚合。朱學以格物致知，陸學以明心，呂學則兼取其長，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。門庭徑路雖別，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。」

### 麗澤講義補

「聖作物覩」，須詳體此意。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，能反而求之，則當有應之者，克復歸仁，是也。

「履霜堅冰，蓋言順也」，此句尤可警。非心邪念，不可順養將去，順養去時，直至弑父與君。飲酒順而不止，必至沈湎殺身；鬥狠順而不止，必至殺人。世俗所謂縱性，卽順之謂。慙忿望欲，不順之也。

人惟中無所有，則必夸人以爲有。

今之爲學，自初至長，多隨所習熟爲之，皆不出窠臼外。惟出窠臼外，然後有功。

釋氏之湛然不動，道家之精神專一，亦近于「有孚」，只爲非在道以明。

隨「六三，係丈夫，失小子」，而又戒之曰「利居貞」。蓋不能自守其正，而欲苟悅君子，便與諂小人無異。「九五，孚于嘉，吉。」則雖無諂心，而慕用之心太過。見得君子無事不善，一切隨之，則亦非得中矣。

爲桀紂，爲盜跖，皆以不能聽人之言。

「天道有復」，乃天行自然之道。人之善心發處，亦人心固有之理。天道復，便運行無間。而人心多泯沒，蓋以私意障蔽。然雖有障蔽，而秉彝不可泯沒，便是天行無間之理。

「多識前言往行」，考迹以觀其用，察言以求其心，而後德可畜。不善畜，蓋有玩物喪志者。

頤「六五，不可涉大川」，「上九，利涉大川」。六五，君也；上九，臣也。君當量力，臣當盡力；君當畏難，臣當徇難。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，臣之患常在于不自任。

君臣之間，君當求臣，臣不可先求君。

吾之性，本與天地同其性；吾之體，本與天地同其體。不知自貴，乃慕爵祿。所謂「舍

爾靈龜，觀我朵頤，「咸其股，執其隨。」

此理雖新新不息，然不會離元來去處一步，所謂「立不易方」。

今世學者，病不在弱，只是小。

通字是入道之門。

君子之攻小人，當攻其根本。苟不攻其根本，見小人在聚斂，則攻聚斂；在諂諛，則攻諂諛；在開邊，則攻開邊；則終不勝。小人所以爲根本，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，故人君深信之。而攻之者，但攻其門庭，而不及其室，所以不勝。然則何以攻其根本？在正君心也。

此心之惑初解，不必汲汲驅迫，但順而治之，自然來復。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，其不息之誠，原未嘗頃刻停滯也。

參用君子小人，并非中道。以上易說

看詩且須諷詠，此最治心之法。

看詩欲懲穿鑿之弊，只以平易觀之。然有意要平易，便非。

寧欲之道，當寬而不迫。譬治水，若驟遏而急絕之，則橫流而不可制。故人不禁欲之起，而速禮之復。漢廣之詩，已知游女之不可求，而猶思秣其馬，秣其駒，是不禁欲之起。

終之以不可泳，不可方，是速禮之復。心一復，則欲一衰，至再至三，則欲亡而純乎理矣。  
「公孫碩膚」，可見周公氣象大，雖處艱難之時，亦不能移。孟郊出門有礙，只是胸中自窄狹耳。

數問「夜如何其？」雖是勤，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。人要心使事，不要事使心，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。

人處憂患時，退一步思量，則可以自解，此乃處憂患之大法。

靈臺之詩，俯仰萬物之動，無不在太和之中。樅、鏞之類，是樂之有聲者；「濯濯」、「鶴鶴」之類，乃樂之無聲者，皆爲天地和氣所動，而不能自己。此詩氣象，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，未易觀此。

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。使武庚非人也，則可；謂武庚當叛，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。豈知禹立子舜之朝，不爲不孝。知此，則知振鷺之詩。以上詩說

伊川先生曰：「後世事君，知規過而不知養德。」師氏以嬖詔王者，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，不幸而君有過，則有保氏之官。蓋二官朝夕與王處，一則優游容與，以養君之德，不使有一毫矯拂；一則秉義守正，以止君之邪，不肯有一事放過。故人君既有所養，又有所畏，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。若一于從容，則是有樂而無禮；一于矯拂，則是有禮而無樂；所

以不可偏廢。

教國子以三德、三行，立其根本，固是綱舉目張，然又須教以國政，使之通達治體。古之公卿，皆自幼時便教之，以爲異日之用，今日之子弟，卽他日之公卿。故國政之是者，則教之以爲法，或失，則教之以爲戒。又教之以如何整救，如何措畫，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，然後他日用之，皆良公卿也。自科舉之說興，學者視國事如秦、越人之視肥瘠，漠然不知，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。一旦委以天下之事，都是杜撰，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。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，雖將以爲他日之用，而子弟之學，則非以希用也。蓋生天地間，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？

大司樂掌成均之法，自舜命夔教胄子，以此知五帝、三王之政，無不由樂始。蓋陶冶之功，入人最深，動盪鼓舞，優游浹洽，使自得之。死則爲樂祖，祭于瞽宗，惟待之甚重，故責之不輕，所謂君子教思無窮。樂祖之祭，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，使之歸厚，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，人不能忘。先王因人心祭之，與身沒教盡者不同，非特一時賴之，沒世亦賴之。所謂樂語，非特樂章，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者，便有感發人處。成周之學政不傳，所謂誦讀，不過尋行數墨，舉章句，意思迫切，都無生意。所謂樂舞，古人動容周旋，無非至理，屈伸綴兆，皆不徒然，所謂四體不言而喻。後世此事都廢，然散在末技，流于鄭、衛，鼓動波

蕩，猶能使人生起淫心。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、樂舞，安得不生起善心。以上周禮說

「長者問，不辭讓而對，非禮也。」有問固當對，然須是虛心而受之，若牽爾而對，自以爲能，便實了此心，雖有法言精語，亦不能受，子路所以被哂也。如曾子曰：「參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」此辭讓而對也。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。

人所以陷于小人者，多因要實前言。實前言，最是入小人之徑路。秦、漢以來，外風俗而論政事。

「五帝憲老而不乞言」，何也？當時風氣未開，人情醇厚，朝夕與老者親炙，觀其仁義之容，道德之光，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，所以不待乞言。三王雖不及五帝，然其問答之際，從容款曲，忠敬誠懇，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。蓋尊老之至，不敢急迫叩問，伺閒乘暇，微見其端，而徐俟其言，其誠敬氣象可見。

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，子貢即有不言何述之憂。一

祖望謹案：鄉黨一篇，則孔門所得，亦不僅在乞言。

五帝、三王名史曰「惇」，尤有深意。大抵忠厚醇篤之風，本于前言往行。今之學者，所以澆薄，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。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，則古人之氣味，庶猶可續也。

曲禮、少儀，皆是遜志道理。步趨進退，左右周旋，若件件要理會，必有不到。惟常存